

馬一浮《老子注》的詮釋路徑及其儒門立場探微

樓庭堅*

緣起

彩筆依空繪，隕山示脅眠。夜長猶選夢，詩至乃通禪。
葉落歸根近，花開見佛先。涅槃非有相，錯被世人傳。¹

這首〈有人傳示弘一法師吉祥相因題其後〉，乃1942年弘一法師(1880–1942)圓寂後，與之交厚的馬一浮(1883–1967)睹其寂滅照片，大慟之下，於照片背面所題。照片中的弘一法師枕著右臂側臥於床板，兩腿疊放，面色安詳。彼時值九月初四，尚未「天心月圓」，弘一法師卻似達「華枝春滿」之境，顯出「涅槃瑞相」。所謂涅槃，乃遠離一切業果，臻宗教修行最高之境。按大乘各宗派之說，涅槃乃是假名，非真實存在，唯佛性為絕對真實的存在。在馬一浮看來，涅槃無形無象，所謂涅槃瑞相，不過世人訛傳。然其期許弘一法師已花開見佛，往生極樂，並認為弘一在寂滅前，由詩而入禪定。「乃」在手稿中作「忽」，二字之選擇，或與對仗上之考量有關，並可顯出一定程度的頓、漸之別。若按「忽」，寂滅前詩詞偶得，頓見菩提，頗具傳奇性；若按「乃」，則另有一種水到渠成之意味。此詩雖是馬一浮談

* 樓庭堅，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博士後

¹ 馬一浮著，吳光主編：《馬一浮全集》(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)，第3冊(上)，頁135。編者按：本文引用是書內容時，將其中的異體字改作常用繁體字，如「爲」改作「為」，「爭」改作「爭」，「衆」改作「眾」，「着」改作「著」，以便行文用字統一；引用其他書目時，亦酌情調整。

弘一，卻未嘗不可窺其會通儒佛的自家法門。其對佛性或云真如本性之看法，已可在此詩中一窺端倪。

正所謂「道成於上，藝成於下」，作為一代宗師的馬一浮博學多才，其書法古雅雋逸，植根鍾王，深得帖學餘韻；其詩「有玄有史」，寓道其中，堪稱自成一家。前賢或云：「詩傷學，詞傷才」（納蘭成德《淶水亭雜識》），馬一浮詩中之「學」過多，因而少了《古詩十九首》的樸味與癡味；²或云，馬氏「謹守程、朱，頌其精華，亦吸其糟粕」。³然平情而論，馬氏之書函、詩文、講義，義理精純而氣象萬千。其《泰和宜山會語》「學理在融會心性，表徵陸王而遠紹程朱；其精神則翱翔天地，徜徉洙泗而直接孔孟」，⁴所主之「六藝論」，更如平地驚雷，萬頃風雨。其以講學形式論學授業，亦是在學院派之外，別開生面。馬氏「楷定國學名義」，以六藝該攝諸子與四部的一切中國傳統學術。其解釋為：諸子出於六藝，藉助佛教判別佛書等標準，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都可該攝於六藝。讀者或問，六藝究竟如何該攝傳統學術，與佛老相通？馬氏學術中的儒、釋、道之間又是何種關係，各居何位？就此難題，《老子注》提供了登岸之途。

馬一浮《老子注》一書，完成於1920年，然在馬氏生前並未出版。現收錄於《蠲戲齋雜著》的本子，乃根據印有「儒林典要」字樣之稿紙所抄本、馬氏門生蔣國榜（1893–1970）1949年抄本、馬氏門生陳兆平（生卒年不詳）1988年據就讀復性書院時所抄者之重抄本三者整理而成。馬氏在全書開篇自陳：「以老子義印合般若、方等，於禪則與洞山為近，觸言玄會，亦似通途寥廓，無有塞礙。」⁵其以佛教般若、方等及華嚴思想印證《老子》義是顯然的。論者謂「道家與儒釋二家的關係為何？未有明說。且馬《注》只談會通，

² 張中行：《負暄瑣話·馬一浮》，載氏著：《張中行全集》（哈爾濱：北方文藝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第1卷，頁16。

³ 熊十力著，蕭蓬父主編：《熊十力全集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第8卷，頁498。

⁴ 見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「六藝一心——馬一浮學術思想及其世界意義」展覽之〈前言〉，展覽日期：2023年5月18日至9月18日。

⁵ 馬一浮：《老子注》，《馬一浮全集》，第4冊，頁47。

未論高下」，⁶誠為洞見。不過馬氏在其餘著作中對三教關係，尤其是儒道高下，分判甚明。筆者將參閱前賢研究，⁷從《老子注》的詮釋理路出發，探索馬氏「六藝論」背後的儒學立場與三教觀念，以期明晰其論學旨趣與關懷。

一、以中道思想解《老子》之本體論

凡讀馬一浮論著者，約莫會產生一種驚奇之感：這位後人所尊的「新儒家三聖」之一，論學喜廣泛徵引佛典以明儒學核心範疇，如〈太極圖說贅言〉以《禮記·禮運》之「太一」、《易》之「太極」，「猶佛氏所謂一真法界」，⁸〈宜山會語·釋學問〉則有言：「儒家謂情，佛氏謂識，在《樂記》曰『欲』、曰『知』，《太極圖說》只言『知』。」⁹至若其《老子注》、《大學玄疏殘稿》、《三易略義》等著述，蓋莫非會通三教，印證一理，一如錢鍾書「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學北學，道術未裂」（《談藝錄·序》）之言。在自覺的比較視野、擇取與連綴同類典籍以進行「闡釋的循環」的行文風格上，¹⁰馬氏著述亦頗類《管錘

⁶ 李智平：〈援佛入老·以佛解老——試析馬一浮《老子注》義理體系的建構〉，載方勇主編：《諸子學刊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4輯，頁458。

⁷ 關於馬一浮《老子注》的研究，除了上面所引李智平之文外，韓煥忠〈馬一浮先生對《老子》的佛學解讀〉（《關東學刊》2016年第6期，頁5-10）解析了馬氏如何以佛教義理注釋《老子》，將《老子》變成一部宣說佛教義理的經典；許寧〈論馬一浮《老子注》中的「以佛解老」思想〉（《安徽大學學報》第27卷第2期〔2003年3月〕，頁34-38）分析了《老子注》中佛老對釋、互證的路徑與特點；李明友〈以佛解老·佛老融通——論馬一浮的《老子注》〉（《中華文化論壇》1995年第2期，頁103-6）對《老子注》之會通、圓融佛老之旨作了認真的探討。

⁸ 馬一浮：〈太極圖說贅言〉，載虞萬里校點：《馬一浮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；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第1冊，頁712。

⁹ 馬一浮：〈宜山會語〉，《馬一浮全集》，第1冊（上），頁53。

¹⁰ 「闡釋的循環」是西方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，由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·施萊爾馬赫（Friedrich Schleiermacher）提出，經伽達默爾（Hans-Georg Gadamer）進一步發展。闡釋的循環是指在理解文本、歷史事件或藝術作品時，解釋者的先入之見（預設）和他們對文本的理解是相互影響的過程。這意味著理解是一個動態的、迴環的過程，我們的先驗理解影響我們對文本的解釋，而這種解釋反過來又塑造和修改我們的先驗理解。請參 Hans-Georg Gadamer, *Truth and Method* (New York: Continuum, 1989)。